

通關的關鍵

特區政府官員近日在深圳與內地防疫專家進行對接會議，討論通關事宜。此舉終於為兩地通關邁出實質性的一步。然而，幾乎在同一日，有在檢疫酒店進行隔離的外籍人士擅自離開酒店，在市區遊蕩一天之後被尋回。一邊是商談通關，一邊卻再次暴露漏洞，這樣的情況着實讓特區政府相當尷尬，但這就是當前香港防疫工作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與內地實現免檢疫隔離「通關」，是當前香港全社會期盼的事情。未能實現「通關」對生活在兩地的家庭和居民造成極大的困擾。筆者身邊已不知出現多少次家人有突發情況，卻未能及時回到家人身旁而造成的遺憾之事。另外，不少深港跨境學童也面臨着無學可上的實際困難。

這次對接會議可以說是邁出重要一步，重燃兩地居民對於「通關」的希望。不過，儘管特區政府官員不斷強調香港疫情穩定，聲稱已經有效控制新冠病毒從外地輸入社區，實現本地個案持續「清零」，然而在沒有與內地達成一個統一防疫標準的前提下，內地對於香港的防疫體系沒有產生足夠信心，這是特區政府以及香港社會需要意識到的問題。

過去幾日的兩單新聞再次為特區政府敲響警鐘。一單是前文提及的有隔離人士從檢疫酒店逃離，當局花了一天多的

時間才尋回此人，要指出的是，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第二單是，有媒體曝出有檢疫酒店竟然在接收隔離人員的同時，酒店的部分設施依舊接待正常的賓客，且存在隔離檢疫人員與正常賓客共用設施，以及酒店職員同時服務兩者的情況發生。

這兩件事無疑是當前香港防疫工作漏洞的縮影。筆者想要強調的是，上述漏洞似乎一直隱藏，隔離人員逃離不是第一次，檢疫酒店設施沒有嚴格遵守防疫規定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然而防疫工作開展了一年多來，當局依舊未見有效措施防止同類事件發生。試問，這如何讓內地防疫部門感到放心呢？

換作在內地，那位逃離檢疫酒店的人員所到之處大概就要進行消殺以及檢測了，但是香港當局只是公布這一個案，卻沒有採取對其所到場所開展病毒檢測等安排，這亦證明內地與香港存在不一樣的防疫措施。

在筆者看來，香港防疫存在漏洞、防疫體系和思維不同，這兩個問題是當前兩地無法「通關」的關鍵。對此，特區政府應當在與內地專家開展對接的同時，着手提升防疫工作，調整防疫思維，努力快速達成「通關」所需要的一切條件。



如是我見
承言



人生在線
安仲生

有人說月亮最孤獨，確實如此。但是，這種孤獨何嘗不是一種幸運呢？她只有自己，故不用因失去至親而悲哀；她獨自一個，哪來悲歡離合呢？

自父親離世後，我一直在悲痛中學習原諒自己，並更為珍惜與親人師長朋友同仁，每一刻的相聚。生命中的人事物，在那些特定的時間地點相遇並非偶然。冥冥之中總有些安排，芸芸眾生為何偏偏就我們成為夫婦，有了內子

二〇一二年中秋節，父親首次缺席了，是年春天他離開了這個世界。今年中秋節後追月日，岳父也去了另一個世界。哀愁墜入秋分中，人心日夜難輕鬆。中秋節月圓人缺，唯有天上人間再寄相思。古往今來，月月月圓月缺，年年佳節復往。

便有了泰山。岳父對我錯愛信任，將他的二女兒交託我這個「外江佬」（粵語意謂外省人）。他的恩情是我有生之年也無法回報。我的三個孩子，他更是寵愛有加，剛好大女兒是他七個孫兒女中最大，是個小隊長。而小兒子是「七小福」中最小，跟着大他二歲多的表哥常常圍着公公轉。岳父最喜歡每個周末帶着兩小孫到處遊玩，買遙控車、船及飛機，盡享「海陸空」大巡遊之樂。

佳節後親人突然離世，整個家族都陷入悲痛中。中秋是中國一個傳統的大節日，人月兩圓，都是大家美好的期盼。可惜人生總有遺憾，世事豈有盡圓啊！唯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想來自己這次應該會更堅強地好好安慰家人，緊緊擁抱，互相保重，彼此照顧。好像自以為曾經滄海了，應該能夠從容面對了。但是不然，當一個人獨處時還是有那種千般不忍，萬般不捨的痛惜之情。前塵往事，總會不自覺

地湧上心頭，浮現眼前。

岳父與我在世間近三十年的情分，初識時稱他Uncle，婚後改叫Daddy。他生於斯，長於斯，年輕時便加入警隊，直至一九九七年退休，服務香港警隊三十多年，其中在黃竹坑警校時間最長。工餘他組織警校福利部、足球隊及書畫班等，為當時的警校教職員及學警增設了多元化的工餘課餘健康活動，退休時得到洋校長的嘉許獎。岳父為人真誠耿直，愛憎分明，對親人朋友常無私奉獻，讚譽之聲早已傳遍警校內外。他勤於工作，將三女兒扶育成才。他視我如同親子，人生路上，教導引領。他期望香港能邁出陰霾，再創奇跡。

明月清風，亙古常存，親者聚散，亦復如斯。我當以感恩為祭，心中有愛，握筆訴情，珍惜眼前人，努力向前奔。照顧好母親、岳母及妻小，不負兩位父親在天之靈。想到每年中秋佳節，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

一齣碧玉簪，凝我江南思



文化什錦
侯宇燕

我自幼兒生長於京城，心裏卻把自己看作篤篤定定的南方人。父親，江蘇海門人氏，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負京城求學，自此留在水木清華；母親，高級實驗師，娘家離海門不遠，在南通市。父母的家鄉都人傑地靈，出過許多造福人類的偉人和文藝大師，如民族實業家張謇，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趙丹等。

父親鄉音難改，到老仍酷嗜家鄉的芝麻、紅豆心子湯團，白白鬆軟的甯糕，還有海門特產香沙芋。母親則從小就愛看越劇。小時在南通讀書時，作為好學生的母親竟然曾經逃課去追角兒。她是誰的粉絲？不得而知。反正一把年紀的老人家一談起童年逃課迷越劇的這段經歷，臉上就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我自小就隨母親看越劇，當然是電視裏常播的那幾齣，看得最多的是《紅樓夢》、《碧玉簪》。前者苦得讓人滴眼淚水，後者則先苦後甜皆大歡喜，女主人公終於從「改邪歸正」的丈夫手裏接過了鳳冠。可我的小心眼總為她的大團圓感到不值。丈夫這樣冤屈她，難道最後就這樣一筆勾銷了？

直到不惑之年，我才慢慢體悟到越劇對我的心靈造成了多麼深刻的影響，甚至反思，原來我小時候的一舉一動，居然都是程式化的。譬如，因為時代不允許，上幼兒園的我常常偷偷在無人處以無形的水袖作指日狀，還側臉凝眸，恍然認為自己是小姐，在後花園沉思——如果被老師和小夥伴看見，一定會被嘲笑太「矯情」。

另外在童年的很長時間裏，我還保持着兩個奇怪的習慣：一是不厭其煩地畫古典美人的衣領、雲頭，二則每當無人時想到什麼好事，即會將雙手食指齊齊上翹，



▲《碧玉簪》是一齣先悲後喜的戲。

隨即向左一引，頭也同時向左一點，眼神隨之而眇，似有所思。下意識裏對這個動作熟極而流的演示，往往給我帶來既機靈又好看的精神快感。

原來這都是攝製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碧玉簪》對我的精神世界潛移默化的影響啊。直到近期我在電視上又一次完整地觀看了這齣名劇，才不但看出了許多小孩子看不出的東西，也於不經意間解開了許多藏在我身上的謎。

《碧玉簪》，這是一齣先悲後喜的戲。一開場就是才子王玉林被名門看中，得娶李家千金。這是個由女性扮演的風流才子，俊雅無雙，沒有一絲油膩之氣，反有一身傲骨。與同時期拍攝的錫劇《雙珠鳳》裏姚澄女扮男扮演的公子有異曲同工之妙。記得我三歲時在清華大禮堂隨父母看《雙珠鳳》。那時候四人幫剛剛粉碎，無數被禁的老片子都重返屏幕，給歷盡苦難的人們帶來極大的慰藉。那時的清華園，教工中南方人佔多數。坐在我身邊的多是父親當年的同學，或者我家筒子樓的鄰居。他們見證了三歲的我在戲散後撕心裂肺地叫嚷着要嫁給姚澄公子的痴想。小時候的營生，真是不提也罷！

且說那清俊儒雅的江南才子王玉林，

劇照

唱着「聽謠樓已報三更鼓，我玉林洞房花燭小登科。見房中丫鬟已不在，我不免上前仔細看花容。果然是天姿國色容顏美，好似嫦娥離月宮。我玉林配得名門女，可算得三生姻緣今相逢。我有朝一日功名就，鳳冠霞帔親手送」。結果樂極生悲，洞房花燭夜忽然接到一封誣告李秀英不潔的匿名信，還附着李佩戴的碧玉簪。從此「新婚燕爾心不歡，欲言不語頻嘆息」，對新娘實行了冷暴力。

李秀英的裝飾，始終十分素潔，以藍打底，衣履雅緻，給童年的我留下極深印象。那精美的衣領花紋，雲羅紗帕，雲肩女披，都以藍色為主色調，後來臥病戴的一幅頭巾也就藍色，塑造出一個冰清玉潔名門女。今天的我恍然大悟，原來就是這些衣帕披巾，成為我從小筆下津津有味的描摹對象。誰說小孩子不懂得吸取傳統文化中的美？

「耳聽得謠樓打三更，夜已深，那人已靜。見那冤家他身上的衣衫多單薄，他今夜豈非要受寒冷？」李秀英真是苦命，還要徘徊再三，始敢為讀書睡着的丈夫抖抖索索披上外衣，結果反遭一記耳光。

當看到陪嫁丫鬟春香再也無法忍受，計上心來，暗暗思量着要將小姐慘狀稟報李家的那個動作時，我完全驚呆了：原來我在稚童時期不斷模仿的那翹指顧盼，就是完全在拷貝春香的「抖機靈」。戲曲的功用真是何其大也！至於最後一齣《送鳳冠》，婆婆全用上海話唱的「媳婦儂是賢良方正第一個，福也大來量也大。千錯萬錯阿林錯，我婆婆待儂總勿錯。媳婦儂若勿肯夫妻和，我養什麼倪子將做什麼婆？」令人捧腹，津津樂道，卻不是稚齡的我想模仿的對象了。

我是南方人，我愛南方戲。這是融會在血液裏的，是從根上帶來的。一齣碧玉簪，凝我江南思。

秦陵銅車馬博物館



市井萬象

位於西安的秦陵銅車馬博物館，日前正式對外開放，在深挖考古發掘成果的基礎上，對兩乘銅車馬的修復、保護、研究等工作進行了全方位展示。圖為秦陵銅車馬。

中新社



好奇的獼猴

想不到在三一八國道上怒江邊遇過「進擊的巨人」後，又在貢桑線上遇到「好奇的獼猴」，還和牠「對峙」了六分鐘，是筆者在內地自駕多年的「奇遇」。

事緣筆者在波密住一宿後直奔魯朗，一睹其風光。在魯朗旅遊小鎮住了一個晚上，為免再受在三一八國道上被大貨車堵在前面，而要在狹窄的山路上超車之苦，筆者在九月二十六日早上七點半，連酒店早餐也不吃就開車上路。由於是清晨，三一八國道上車確實較少，大貨車也只是遇見過幾台。由波密至魯朗以至這天離開魯朗，天都下着微雨；幸虧早點出發，否則要在濕滑的路上連番爬大貨車頭，也有驚險。筆者這麼早起來，除了要避大貨車，還因為要去三百八十二公里外的拉姆拉措這個聖湖。導航說要用上七個小時，為免因太遲出發又要跑夜路投宿，便一早出發。

去拉姆拉措只有一個原因，去看「前世今生」！這是一個較少旅客會去的聖湖，據說只要天氣好時凝望這聖湖，便能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網上資料說：拉姆拉措在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系統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每次尋訪轉世靈童之前都要在此湖觀湖示相以尋求神示。自二世達賴始，聖湖觀影逐漸演變成尋訪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以及四大呼圖克圖的轉世靈童的重要宗教儀軌之一，也成為信眾預知來世的習俗。

這麼有趣且港人罕至的一個聖湖，筆者當然不會放過。當天開了七個多小時車，終於在下午二時多到了聖湖景區附近。在路上一頭牛

很舒泰地躺在路中間，筆者只能把車開得很慢地繞過牠，深怕把牛大哥弄傷了。筆者心想平日也見到不少牛，但大模斯樣地躺在路中間，且在車子經過牠身旁時動也不動，實屬罕見。筆者在新疆自駕尤其在獨庫公路，也見過不少牛羊，但通常都會有哈薩克族牧民在旁邊驅趕。在進西藏的公路上，通常見不到牧民。據說因為我國政府優惠藏胞，承諾每頭牛若被車撞了，找到車主便由車主來賠償，若車主不顧而去找不到，則由政府來賠償。倘真是如此，這也是國家照顧少數民族的德政之一。

過了牛大哥這一關，筆者在下午近三時終於到了聖湖景區門口，一遞上證件給門口的公安，他們便表示上級有規定港人不能進。筆者徒呼奈何，這地方並非軍事重地，中央政府大力提倡港人要融入內地，為何西藏聖湖不讓港人進呢？要港人順利完成二次回歸，讓港人以中國人身份而倍感自豪，賦予港人「國民待遇」是重要的一步，希望負責港澳的有關方面能垂注。

既然不能看「前世今生」，只能改變行程，本擬為了避免走夜路，筆者準備在聖湖踴躍二至三個小時，把自己的「前世今生」看個夠，打算住在附近的加查鎮。一看導航，發現只要再跑三百零六公里，約五個多小時（即晚上八時天黑前）便能趕到拉薩（因為接近拉薩的地方有高速，省時多了）。反正筆者總要到拉薩去辦到阿里的邊防證，筆者便決定不住加查，直奔拉薩。

由拉姆拉措去拉薩，走的便不再是三一八

國道，而是西藏山南市內的貢桑線，之後再接上澤貢高速。貢桑線仍然是在大山之中走來走去，但路面較三一八國道略寬，最重要的是大貨車少，旅遊自駕的車也少多了（因為沒有「此生必駕」的宣傳）。走着走着，路上出現了「注意獼猴」的牌子，筆者心想在香港城門水塘徒步行山也見過不少猴子；今次是駕車，只要不下車，獼猴算不了什麼障礙。然而筆者錯了！

在見到上述那個牌子後不久（約在耿赤雪山觀景台之前一公里左右），筆者赫然發現有一頭獼猴像剛才那位牛大哥一樣坐在路中間。為免撞着牠，只能慢慢開，擬在猴子身邊繞過，怎知這獼猴很機靈地一躍而上了筆者的車頭前面，並在上面逗留了六分鐘，把筆者弄得很狼狽。因為若開足馬力，獼猴自然會從車上掉下來，但隨時會輾着牠。筆者心想牠也是一個生命，無緣無故，實在不應危害牠的生命。事後翻查資料才知道，獼猴是除人類以外，在全球分布最廣泛的靈長類動物，還是我國二級保護動物。西藏一些地區的神話傳說中，還有獼猴逐漸變成人類、人類起源自獼猴的說法。倘若筆者當時因為急躁而累及一隻獼猴性命或至殘，真是莫大罪過。

當獼猴一躍而上車頭時，筆者的反應是用身邊的DJI Pocket把這位「美猴王」拍下來；幸虧筆者當時正好把車窗全部關好，否則獼猴這麼敏捷，一躍而進了車廂，以車內當時的零食存量，獼猴可能更不願離去。出於不想驚嚇獼猴，當時也沒想到響號去嚇唬牠。讀者若日

後走這條貢桑線而又遇上獼猴（百分百會遇上，路旁山坡上還建有「親猴台」），不妨一試響號。筆者把與獼猴「對峙」的視頻發給香港朋友，朋友的女兒們都很喜歡。筆者也曾到過野生動物園，但和野生動物隔着車窗這麼近「接觸」，還是首次。三一八名氣大，但貨車多；貢桑線名聲不響，但由加查至曲松一段獼猴多，若有小孩在車內，只要關好車窗，也是讓小孩們親近大自然的好機會。

不論是三一八或山南的貢桑線，都能到拉薩，可謂殊途同歸。到了拉薩，筆者準備申請邊防證去阿里，如可以也會一併申請去墨脫縣。這是林芝市轄下的邊防縣，也是我國最後一個通公路的縣。二〇〇九年之前到這縣，只能徒步，由二〇〇九至二〇一三年也只能用越野車走泥濘路，且還不是全年通行；二〇一三年後才全線通車；相信這裏也是港人罕至之地。能否為讀者們一探這美麗邊境小縣，看筆者運氣。

（西藏篇四）



▲好奇的獼猴在車頭上，不斷探望。

作者供圖